



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

III

譯野霽李・著夫索拉克涅・V

# 勒格林達史

文化工作社

譯文叢書

III

# 史達林格勒

譯者：李雲野 著者：托洛茨基·V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印行

(3037)

書叢文譯社作工化文

# 勒格林達史

分銷處	發行所	發行者	繙譯者	著作者
-----	-----	-----	-----	-----
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重慶	聯	文化工作社	李	V	涅克粒索夫
	營		秋	·	
書店			野		

上海北京路七三弄六〇號二樓

印翻	所權版
----	-----

版初瀝月一十年九四九一

[字005]

## 第一部

退却的命令像青天霹靂一樣來到了。頭一天師總司令部還送來防禦工事的計畫——築第二道防線，補路，修橋，並命令我派三個工兵去趕造一個師俱樂部。早晨他們還給我們打電話，準備舉行前線歌舞會。有什麼能比這更爲平靜呢？伊戈爾（Igor）和我特別刮了臉，理了髮，洗了澡，並且還洗洗襯衣，這時我們正躺在小溪的岸上，一面等着洗的東西乾，一面看着我們的工兵替我們的探兵造小小的木筏。

我們躺在那里吸煙，一面在彼此的背上拍打肥大的馬蠅，一面懶懶的看望着我的副指揮官沒人木筏下面，看它們是否結實，他一時顯出白色的背，一時顯出黑色的脚跟。

突然間，總司令部的傳令人拉查連科（Lazarenko）遠遠的出現了，在他從田

野間飛跑的時候，他用手扶着斜掛在背後的來福槍。我觀察他的步度，看着他飛跑，我明白有什麼與音樂會無關的事情發生了。大概又是陸軍總部或前線總司令部來視察吧……那就又得到前線去，領看防禦工事，並且聽取批評。要費一整夜的工夫。全部責任都在工程師的肩頭上面。

拉查連科從籬笆上跳過來。

「唔唔，有什麼事？」

「中尉同志，參謀長請你去，」在他微笑並用帽拭去臉上的汗時，他的白牙齒閃光。

「請誰？請我嗎？」

「請你，也請化學隊的首領。說是要五分鐘之內到那里。」

「什麼事呢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鬼知道，」他聳聳肩頭，全身汗濕了。「假如你能够推測……所有的傳令人都派出去了。上尉剛剛上床睡覺，聯絡官就來了。」

這就是說我們要穿上濕的襯衣短袴，到總司令部去，排長們也被召了。

我們到時，參謀長馬克西莫夫（Maximov）並不任。他在團長那里。在總司令部的地下室裏，有特殊部隊的指揮官和參謀們；第三隊的塞爾建科（Sierienko）是唯一的營長。沒有一個人知道一點情形。瘦長的聯絡官維里夫（Vverev）中尉，正在收拾馬鞍，一面抱怨，一面咒罵，盡力要將繫鞍的腰帶緊緊。

「師參謀部在裝載東西呢。此外再沒有消息了。……」  
他別的不知道什麼事。

從北方地平線外，傳來斷續的隆隆聲，德國的轟炸機緩緩的在那方面飛行。

「那些私生子，是向瓦綠基（Valuki）飛的，」沙穆西夫（Samusev）惡意的吐着唾沫，說。「六十架。」

「他們說，已經轟炸瓦綠基了，」戈基拉茲（Gogiladyze）說——他總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。

「是誰這樣說的？」

「昨天在八五二號聽說。」

「他們知道得真多。……」

「多也罷，少也罷，這是他們說的話。」

沙穆西夫嘆嘆氣，轉過身去。

「你們探兵們，大可以不必費事掘地下室了。只是給德寇臨行送禮罷了。」

戈基拉茲笑了。

「說得正對。一掘完，就得移動。這是我所掘的第三個地下室，我從沒有在一個裏面度過一夜。」

馬克西莫夫從少校的地下室露出來，到我們這里，身子直挺挺的，彷彿檢閱一樣。從他走路的样子，我們總老遠就可以認出他來。他顯然不是在脾氣最好的時候。伊戈爾的衣和袋沒有扣上。戈基拉茲少了一個肩上的星章。要得告訴他多少次呢？他問到有誰沒有來？——兩個營長不在，首席聯絡官頭一天被召到師總司令部去了。

馬克西莫夫不再說話了，只挺直身子，嚴厲的坐在戰壕邊上；像平常一樣，每個鈕子都扣好了。他吸着魔鬼頭的煙斗，連看我們也沒有看。

他一到，人人都不作聲了。只是爲要顯得忙碌，有的人在地圖盒裏，有的人在口袋裏摸索——這是軍隊的本能，有上級軍官在跟前的時候，總要作一點事。

第二羣德國轟炸機順着地平線飛行。

兩個營長到了——一個是第二營的加泊爾（Kappel），身材寬厚，並不年青了，外表頗像一匹虎頭狗，一個是第一營的希雅葉夫（Shiryayev），帽子戴得俏皮，嘴裏鑲了一顆金牙。

他們的敬禮是都有特色的——加泊爾像是非軍人式，成半曲線的手掌向前，希雅葉夫却是規矩的軍人式，報告到最後時手指在帽邊一揮閃開。

馬克西莫夫站起身來。我們也照樣作了。

『你們帶了地圖了嗎？』他用嚴厲粗糙的聲音說。他的煙斗已經滅了，但是他還繼續機械的抽吸。



『拿出來。』

我們拿出地圖，馬克西莫夫也將他的摺縐的大地圖鋪開，圖上從東到西，彎彎曲曲的，畫了許多紅色的粗線。

『把路線記下來。』

路線是很長的——一百公里，在諾弗——比蘭加亞（Novo-Belenskaya）終止，所有人都要在六十個鐘頭之內到那里集中。』

馬克西莫夫在腳跟上磕去煙灰，用嫩枝清理了一下，又將煙斗裝滿。

『一切都清楚嗎？』

沒有人答話。

『在我看來是清楚的。我們二十三點起身。第一段是三十六公里。中午在維哈那亞杜凡加（Verkhaya Duvanka）停下。進行時當然有衛兵和探兵。十分鐘可以從科沙科夫（Korsakov）得到行軍命令，已經在起草中了。』

每個字都清清楚楚——馬克西莫夫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無線電播音員。

「第一營留在這裏。清楚嗎？掩護退却。記住，一切東西都要帶着。不能拉後。是長程的行軍。要注意靴子和襪子。……」

他用力在他的煙斗上抽煙。他的細瘦的白指頭握着斗。他的閉小的眼睛轉向希雅葉夫。

「你留下的有些什麼，營長？」

希雅葉夫扯直了衣服。

「可以作戰的人——二十七個。連車夫和病人計算在內，一共有四十五人。」

「武器呢？」

「兩架機關槍。三架輕自動機關槍。兩座八十二公厘白礮。」

「多少白礮礮彈？」

「一百。」

「還有別的嗎？」

「沒有了。火藥也不多。每架機關槍有兩帶子彈，每架自動機關槍有五六

盤子彈。」

希雅葉夫說話沉着緩慢。我覺得他是興奮的，但却極力不顯露出來。他的腰帶束得緊緊的，肩直腿壯，輕輕合起的手觸着袴縫，看着他是令人愉快的。從他的開着的衣領露出一塊襯衣——奇怪，馬克西莫夫竟沒有為這責備他。

「這……樣……呀……」馬克西莫夫細心的摺起地圖，塞進盒子裏去。「那麼，清楚了……工程師柯然契夫 (Karabentsev) 留在你這里不走。明白嗎？支持兩天。八號天一黑，開始退却。」

「同一路線嗎？」希雅葉夫簡短的發問，眼睛仍然看着馬克西莫夫的臉。

「同一路線。你要是在那里找不到我們——那麼，你自己就知道怎樣了……別  
的沒有什麼了。」

希雅葉夫點點頭。沒有人說話。有人——我想是加泊爾——深深的嘆氣。

「我說過——別的沒有什麼了，」馬克西莫夫嚴厲的轉向他。「各回崗位。」

「現在我們把受傷人運走嗎？」第三營近視的指揮官問，他看來像是一個科學

家。

馬克西莫夫的蒼白的臉上泛起一陣生氣的紅色。

「你是在前線，還是任什麼地方？要所有的人都被殺嗎？應該有時間學會用腦子了。……」

大家都站起來，把沙和草從身上拍掉。

「你兩個人進到這里來。」這話是向希雅葉夫和我說的。

地下室又小又濕，發着土味。一張我們的防禦工事圖舖在桌上——是我的作品。我畫了一早晨，要急子送到總司令部去。限我在二十點以前畫成。現在馬克西莫夫把它折得整整齊齊的撕成四半，在石蠟燈上燒掉了。紙發捲，發縐，變黑了。

「德寇到了服洛涅日（Voronezh）了，」他無精打彩的說，一面將黑灰在腳跟下踐踏。「昨天晚上。……」

我們沒有說什麼。

馬克西莫夫從桌子下面拿出一隻鉛質的水瓶，是粗呢蒙着，上面有飲水杯的。

我們輪流着喝了。家釀的燒酒酒力很強，燒着我們的喉嚨。我們吃酸泡菜下酒，大家又再喝。

馬克西莫夫用手指摩擦着他的鼻梁。

「一九四一的退却中有你嗎，希雅葉夫？」

「有的——直接從國界退却。」

「從國界……你呢，柯然契夫？」

「我沒有。我那時在預備隊。……」

馬克西莫夫漫不經心的吃他的泡菜。

「事情完全糟糕了。逃不了被圍。」他一直看着希雅葉夫的眼睛。「節省火

藥……你要在這里兩天——除了維持外表所必需的之外，莫要開火。避免作戰。尋

找我們，而且不斷尋找——我們總在周圍什麼地方。若是不在諾佛——比爾加亞，

就在那附近。不過記住了——你也記住，柯爾契夫，」說着他嚴厲的看了我一眼，「

八號以前一步不能離開這里。清楚嗎？就是地在脚下開了裂，也不能離。這是少校

的命令：「留下希雅葉夫，使柯然契夫幫助他。」這是有意義的。……是呀。你的供應品你想怎麼辦呢？」

希雅葉夫微笑了。

「用不着供應品。你把它們帶走。留下三輛裝火藥的車。這就足夠用了。……」

……

「好的，我們帶着。」

「你相信夢嗎，柯然契夫？」馬克西莫夫突然問，于是不等回答，又繼續說：

「昨夜我夢到我的兩個門牙落掉了。」

希雅葉夫笑了。他自己的牙齒是既整齊，又結實的。

「老太婆們說，這預兆有什麼親近的人要死。」

「親近？」馬克西莫夫懶洋洋的在一片報紙上畫曲線。「你們結婚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我們幾乎同聲回答。

「可惜。……我也沒有結婚，我現在覺得悵悵。男子需要妻子……像他需要空

氣一樣。特別是現在。……」

他所畫的曲線似乎變成婦人的頭了，有長的睫毛，和心形的嘴。左眉上面有一塊痣。

「你是從莫斯科來的嗎，柯然契夫？」

「不是：爲什麼這樣問呢？」

「哦，沒有什麼。……我認識一個人，叫柯然契夫……在戰前……希那達尼古

來葉夫那柯然契瓦 (Zinaida Nikolayevna Kerzhentseva)。是你的本家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在莫斯科並沒有親屬。」

馬克西莫夫在地下室裏走來走去——因爲天花板太低，彎着腰。我覺得他要告訴我們什麼事，不過他不是覺得不好出口，便是還沒有決心說出。

希雅葉夫看看他的手錶。馬克西莫夫看到了，便站起身來。

「是的，去罷——剩下的時間不多了。」

我們站起身來，離開地下室，馬克西莫夫跟在我們身後。槍礮聲沒有了，只可

以聽到蛙鳴。我們站着聽了幾分鐘。一棵松樹的陰影幾乎伸到了地下室。兩顆白礮彈在我們頭上打呼哨，要在我們身後什麼地方爆炸的。顯然是從八十二公厘白礮發出的。希雅葉夫微笑了。

「還在向小叢林裏轟呢，那里三天都沒有礮座了。」  
我們傾聽，但是沒有礮彈再過來了。

「那麼，走罷，」馬克西莫夫說，隨即伸出手來。「願你們珍重。……」  
我們握握手，他作出彷彿要擁抱我們的姿態，但是一轉念，就只緊緊捏住我們的  
手便算了。

「節省火藥，希雅葉夫——莫要浪費。」

「是了，上尉同志。」

「注意到……」他用穩定的步度向矮叢走去，我們只看到可信號的人將電線繞成鼓式。

希雅葉夫和我商定，我在一個半鐘頭之內到他那里，那時候我自己的事可以辦



妥貼了。